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賊禿 入佛寺半夜會淫魔

話說甘聯珠回身說道：「你們知道那些賊禿將卜巡撫藏在甚麼地方麼？」柳遲道：「我正著急不知藏在甚麼地方。偌大一個紅蓮寺，又有地洞和機關暗室，尋找起來很不容易。」甘聯珠笑道：「知道了便極容易，一不在地洞裡，二不在機關暗室裡，就在那左側廊簷底下的銅鐘裡面。」陸小青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就在那裡面罩著嗎？我昨夜還在鐘的左右徘徊了許久，因見殿上有鬼魂出現才走開的呢。」甘聯珠說明了這話，自帶著陳繼志走了。且說柳遲同陸小青遵著甘聯珠的話，在路旁等不多時，便見趙振武統率一大隊兵馬，風馳電掣一般的來了。一同殺奔紅蓮寺，看時，果然滿寺的僧人，早走得不見一個蹤影了。扛起那口銅鐘救出卜巡撫來，已被悶得奄奄一息了，灌救了一會才醒來，說已三日不沾水米。

原來八月三日這日，卜巡撫又私地走出衙門，在大街上閒行訪問民間疾苦。這種舉動。在平常為官作宰的人，不必做到督撫，只要是一個上了流品的官兒，便不肯單獨步行，恐怕失了體統，惟有這卜巡撫，在湖南巡撫任上，每月至少也有二三次青衣小帽的閒步出來遊覽。在巡撫部院裡聽差供職的人，習久也都見慣了，不以為異。八月間郊外田禾正熟，一望如黃金世界，卜巡撫久想去城外看看秋收豐歉。走出南門城，不覺信步向田畝中走去，遇著年老的農夫，便立刻閒談片刻。是這般且行且止的，不知不覺的離城五六里了，口中有些發渴，見前面大路旁邊，有一所小小的茶鋪，茅棚中安放了許多坐椅，原是給行路人息肩解渴的，已有幾個小販模樣的人，很疲乏的坐在棚裡休息。卜巡撫遂也緩步進去，就一處當風的所在坐下來。茶鋪主人見卜巡撫的服裝，比尋常小販齊整，氣概也與尋常小販不同，料知茶錢是可望多得幾文的，很慇懃的招待，巡撫坐了一會喝了一杯茶，他是在四鄉游得慣了的，每次總得帶些零錢在身邊，準備做渡錢、茶錢。這時取出些零錢來，給了茶鋪主人，正待起身走回衙去。

只見有兩個少年男子，從省城裡這條路上走來。都是身穿長衫，腳著緞鞋白襪，很像個文人的裝束。只是二人頭上，各戴一頂青布緣邊的草帽，步履很慢的走入茶棚，在前的就近拖一把椅子坐下，從袖中取出一塊潔白的手帕，揩臉上的汗珠。在後的剛待取椅就坐，好像突然想起了甚麼事的樣子，回身對那已坐下的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快點兒走罷！」茶鋪主人正滿面春風的托了兩杯茶出來，這兩人已舉步朝棚外走了，卜巡撫回頭望著兩少年的背影，見走出棚外有數步了，那在前的忽回頭朝棚裡探望一眼，隨即掉頭走去，那人不回頭探望倒沒事，這一回頭，卻使卜巡撫生出疑心來了。因為卜巡撫看得清晰，見在後的才和在前面的交頭接耳說了幾句話，在前的便回頭來探望。而在後的神氣之間，又似乎在那裡禁止他不許回頭探望，所以一回頭就急忙掉過去了。

卜巡撫不在得暗自思量道：「這兩個東西的舉動很蹊蹺！這種青布緣邊的白細草帽，雖是有錢人戴的，然九是因騎馬不便撐傘，才戴這種草帽遮陰。上流人步行，何妨打傘，並且這們炎熱的天氣，草帽戴在頭上不透風，豈不更熱？即算這兩個東西嫌兩手難擎，不願意打傘，只是已進了茶棚，何以還將草帽戴在頭上，不取下來涼涼呢？我看那個在前面的，氣概不像是男子，步履又遲緩不似少年男子的活潑，已經坐下來，更顯得其中有情弊。天色尚早，我何不跟上去探個究竟？若是傷風敗俗的行徑，也是我應該整頓的。」想罷，便不遲疑，立起身就跟蹤前去。

眼見兩人仍在前面緩緩的行走。但是恐怕跟的太緊，兩人生疑，一分頭逃跑，便不容易查出他們的根底了。因自己有地位與力量的關係，即看出了破綻，也不便就這們動手逮捕人，只能查出一個下落來，回衙著落府縣官去究辦。幸喜跟在背後行走，兩人全不覺得。這時路上的行人稀少，在後的少年，用右手挽住在前面的左手，彷彿扶持著行走的模樣。那種腰肢軟弱，體態輕盈的形象，更完全透漏出來了。兩條辮子垂在背後，都是又小又短，並不光澤。那時少年男子的辮發，一般的甚是講究，從來不見有像這樣兩人的。卜巡撫仔細留神，越看越能斷定：在前的必是小尼姑改裝的，在後的必是小和尚改裝。勤政愛民的好官府，見了這種行徑的人，自忍不住心頭氣憤。當下卜巡撫旋走旋猜度這一對狗男女，住處必不遙遠，所以一同步行。只要知道了他們的巢穴所在，就不愁他能逃出法網了。一時為一股剛正之氣所鼓動，絲毫不覺得可怕、也不覺得離城太遠了，不容易回去。

約莫跟了三四里，那兩人忽轉向一條小路上走。卜巡撫心裡歡喜道：「轉上小路必是離住處不遠了。」看那小路前頭，多是山嶺，卜巡撫恐怕在山嶺樹林中容易走失，不敢相離遠，和兩人相差不到兩丈。山中寂靜，聽得在前的說道：「我兩腳實在走不動了，好哥哥讓我在這樹林裡歇歇罷。你自己疑心生暗鬼，害得我一身都走痛了。」在後的答道：「你也太不行了，這一點兒路都走不動，定要歇歇，就歇歇罷！」兩人說著，同時就一塊草地坐下來。卜巡撫聽在的說話聲音，嬌脆非常，無論甚麼人聽了，都能辨出是個女子。兩人才坐下，那在前的又說道：「你瞧我額上的汗和水一般的淌下。這山林裡沒人來，取下這撈什子涼涼好麼？」一面嬌滴滴的說，一面已伸手將草帽取下，露出一個又光又白的禿頂，不是小尼姑是甚麼呢？卜巡撫看得分明。心想：這一對狗男女，此時雖是都臉朝那邊，不曾見有我在這裡跟著。然萬一他們回過頭來望望，我一時不是無處躲藏嗎？低頭一看，就在身邊有一塊大粗石，有兩尺多高，石後足夠藏身。

剛要移步向石後蹲下，但是已來不及了，小尼姑說要取下草帽涼涼的時候，這小和尚也脫下草帽現出禿頂來。先朝左右看了一眼，隨即回轉頭，一眼便看見了卜巡撫。卜巡撫不禁嚇了一跳，以為兩個狗男女忽見看有人來了，必大驚失色。誰知小和尚倒顯得毫不在意的樣子，對卜巡撫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既跟上來了，又藏躲做甚麼呢？請過來談談罷。」卜巡撫見已為人識破，當然不能再向石後躲，只得大搖大擺的走過去，笑道：「我光明正大的行路，又不犯法，無端的要躲藏做甚麼？你們兩位是佛門弟子呢？還是在俗的呢？」小和尚也笑道：「那卻隨便。要說我是僧，便是僧。要說我在俗，便在俗。這們大熱的天氣，你也跟著走的太辛苦了，請坐下來歇息歇息，再跟我們走罷！」卜巡撫裝出行所無事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你們也是行路，我也是行路的怎麼是跟你？難道這條路只許你一兩人行走嗎？」小和尚剛要回答，小尼姑伸手拉了小和尚一把，說道：「他行路也好，跟我們也好，管他做甚麼。」小和尚做出分親昵的神氣，說道：「哎喲，小妹妹，你那裡知道啊！你以為他是尋常行路的人嗎？他貴人多忘事，只怕不認得我，我倒還認識他呢。此刻在湖南一省當中，要算他一個人最大，他跟我們走到這地方來，簡直不懷好意。」

卜巡撫聽了這幾句話，險些兒驚得呆了。暗想：這賊禿既認識我是此刻湖南一省最大的人，居然還敢拿這般傲慢的神氣待我，可見他已是目無王法了，倒得留神一點對付他才好，不要吃了他的眼前虧。心裡是這們想著，口裡便說道：「你說的是甚麼話？我到貴省來探親訪友，今日才是第三天。你在甚麼地方曾認識我？你真不要疑心生暗鬼，以為我是跟著你們走，不懷好意。其實我是外省人，甚麼事也不與我相干，我就不懷好意，於我又有何好處？我改換一條路走罷，不要害得你們疑疑惑惑的不自在。」說罷，回身提步想走出樹林，早離開這是非之場。

無奈這小和尚自知行藏已為人瞧破，不是一件當要的事，仰面打了個哈哈，托地跳起身來，喝道：「待跑到哪裡去？」這去字才脫口，卜巡撫已覺得胳膊被人捉住了，掙了幾下，哪裡掙得脫，彷彿被夾在鐵鉗裡面，越掙扎越鉗夾得緊，只覺得鉗處痛澈心肝。轉臉看時，原來小和尚用兩個指頭捏住胳膊，輕輕的搖動了幾下，笑道：「你好好的在督撫衙門裡安享，何等自在，何等快樂。偏是生成的賤相，這們炎熱的天氣，要獨自跑出來討苦吃。或是在衙門裡悶得慌，要獨自一個人出來走走，瞧瞧風景也就罷了，偏要多管閒事，死死的盯住我們不放，若真個被你盯上了，那還了得。你開口就說你沒有犯法，用不著藏躲。不錯，我是犯了你的法，落在你手裡，是斷不肯輕輕放過的。只是你不盯我。我不犯法，既是盯我到了這裡，便范了我的法了。於今落到了我手裡，我也斷不肯輕輕放你過去，隨我來罷。」和牽小孩子一般的，將卜巡撫牽到樹林深處。

卜巡撫痛得忍耐不住，口裡「哎喲，哎喲」的喊叫起來，小和尚順手往地下一帶，卜巡撫便立腳不住，撲地就倒了。小和尚用一腳踏住，招手叫小尼姑過來，取了那條揩額汗的潔白手帕，先把卜巡撫的口縛了，使他喊叫不出。小尼姑又從長衫裡面解下一條很長的綢巾來，和尚接著將卜巡撫的兩眼並兩手縛了。卜巡撫既無力反抗，只好緊閉雙目，聽其所為，手眼都失了作用，又是背脊

朝天的倒在地下，小和尚的腳雖已不踏在背上了，然因雙手是反縛著，更牽連著後腦，撲在地下一點兒不好著力。處了這種境遇，惟有聽天由命，連哼也不哼一聲。

隨聽得小尼姑的聲音呼著哥哥說道：「就是這們縛著攢在此地嗎？我想這山裡來往的人很稀少，就有人走這山裡經過，也不會無端跑進這樹林裡來。他一不能動彈，二不能叫喚，有誰來救他呢？至多不兩三日工夫，便不餓死也得悶死，我們不管他，走罷。」小和尚發出躊躇的聲口，說道：「這是使不得的，此地並不是深山窮谷，哪能保得沒人行走？只要有一個砍柴的走進這山裡來，就能將他救去。他一旦得回衙門，便是放虎歸山，終久要出來傷人的，我戴了草帽的時候，他自然認不出我是誰。只是我已把草帽脫下，他不見得還不認識我。他原是對我們不懷好意才跟上來，若使他留得性命回去，那還了得。」

小尼姑道：「然則就用網巾將他勒死，攢到山石裡去好麼？」小和尚仍是沉吟不決似的，鬥响方答道：「這也使不得，你不知道我師傅的規矩很嚴。在周圍百里之內，休說不能私自傷害人的性命，就是對於畜類草木，也不許有一些兒傷損。並不許在一百里之內，與俗人口角頭毆，便被俗人打了罵了，都不許計較的。」小尼姑發出帶笑的聲音說道：「咦，咦，咦！罷了，罷了！不要信口亂說了罷，我都知道。」小和尚辯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講，難道還懷疑我這些話是假的嗎？我無緣無故哄騙你做甚麼？」小尼姑笑道：「誰說你是哄騙我？你是忘記前幾天向我說的話了。你們寺裡尚且不禁止傷害人，出來倒有這們些規矩了。」小和尚接著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你是這般著想，怪道你以為我是隨口亂說的。你是個聰明人，卻怎麼不懂得這道理？你可知道我們寺裡的清規戒律，遠近百里無人不贊歎，是甚麼道理？就是這個道理，寺裡都是自己人，那些清規戒律，有甚麼用處？」小尼姑道：「這也使不得，那也使不得，到底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小和尚道：「不用著急，好在天色已快要黑了，把他扛回寺裡去，聽憑師傅發落，死活我們可以不管了。」

卜巡撫聽了二人談論的話，心想：我自到任以來，時常單獨步行出外，認識我的自是不少。不過他說他寺裡的清規戒律，百里遠近的人無不贊歎。我所聞清規戒律最嚴的，莫過於紅蓮寺，紅蓮寺的知圓長老，我曾迎接到衙裡講過經。我記得他來的時候，帶了法隨侍六人，其中兩個的年紀很輕。只因我當時不曾留意，像貌記不清晰了，或者這賊禿便是其中的一個。卜巡撫雖如此猜度，然始終不相信知圓長老是個惡僧，以為到寺裡見了賊禿的師傅，是不是知圓，落眼便能認識。若是知圓，除了他蓄志謀叛便罷，不然，決沒有這大的膽量，敢公然危害我的性命。並且我待他那們慇懃，見面總應該有點兒情分，所慮就怕不是紅蓮寺，落到強盜窩裡去了，便更難望生還了。

想到這個生死的關頭，委實有些慌亂。也不知在地下躺了若干時刻，忽覺身體被人提起來，彷彿是在肩上扛著，一高一低的行走得很快。耳聽得背後還有一個人跟著走。逆料扛自己的就是小和尚，跟著走的是小尼姑。不過二人在路上都不開口說話。兩眼雖被網巾縛了，不看見所經過的地方是何情景，但是就身體起落的情勢推測，所經過的多是山路。並且一路之上，都是靜悄悄的，不僅不聞人聲，連雞鳴犬聽之聲，也不聽得。只覺有一陣一陣的風吹到身上，是很涼爽的，不似白晝的熱風，料知此時至早也已在黃昏過後了。不知經過了多少裡道路，忽隱隱聞得鐘聲。隔半晌才撞響一下。思量已聽得著鐘聲了，離寺大約不遠了。果然沒一刻工夫，陡覺身體往上一拋，凌空與騰雲相似，惟恐這一跌落下來，勢必粉身碎骨。誰知卻是不然，並不是單獨將他的身體拋起。原來是小和尚扛著他往上一縱，大約是縱上了一道高牆，或是屋頂，聽得腳底下有細微的瓦碎聲，行走比地下時還快了數倍，也沒有高低起落。

約莫是到了高牆盡頭之處，陡覺得身體又往下一沉，不一會就卸了下來，仍和在山裡的時候一樣，背脊朝天的撲著，即聽得一路腳聲走出來了。不到一盞茶時候，那腳聲又響了回來。有人將手的網巾一扯，兩手就放鬆了。再在後腦上扯了一下，兩眼也能睜開看物了。只見眼前有不甚明瞭的燈光。正待抬頭向四面瞧瞧，已聽得小和尚的聲音，立在一旁說道：「解了你的縛，還不自己掙扎起來，難道想人扶你嗎？」卜巡撫想用兩手在地上掙扎，無奈反縛得太久，臂膊已痲不仁，休說不能在地下掙扎，想運動一下都如失了知覺，不由自主只得伏著不動。小和尚似乎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怎的做官的人這們不濟，起來罷，你的老朋友在方丈等你！」說時，伸一隻手握著肩膊一提，就提得站起來。小和尚又把縛口的手帕解下，湊近嗅了一嗅，說道：「原是一條香帕，一用著縛你的鼻口，就變成鼻帕了。若不是我心上人的東西，我真不要了呢？隨我來罷。」旋說旋揣了手帕，牽著卜巡撫的衣袖就往房外走。

穿門過戶，走到一處，燈燭輝煌，陳設精雅富麗。卜巡撫一眼看見靠牆安放著的一張花梨木禪榻，頓時想起這房間就是知圓和尚的方丈。卜巡撫曾到紅蓮寺燒香，知圓和尚便是迎接在這方丈裡款待。方丈中陳設的器具，仍與從前所見的不異，不過晝夜的光景不同罷了，此時禪榻上並不見知圓和尚，也沒有旁的僧人。心裡又不由得詫異道：「這小賊說我的老朋友在方丈裡等我。所謂老朋友，不待說必是知圓了，何以方丈中又沒有他呢？」

正在如此疑惑，小和尚牽著衣袖直到禪榻跟前，一腳踏上去，只見他伸手在牆上不知如何推按了幾下，才一霎眼工夫，禪榻自然向後移動了一二尺，牆根上閃出一個個門來。小和尚指著洞門，說道：「走進這裡面去罷。你來晏了一時半刻，你的老朋友已進宮取樂去了，懶得出來，教我引你進宮去見，儘管放膽走。若是存心要取你的性命，隨便怎麼下手你都逃不了，這不是為要害你才哄著你進去。」卜巡撫落圈套已到了這一步，是早拼著一死了。然一瞧洞門裡面，漆也似的烏黑，房中的燈燭光，卻被禪榻遮掩了，一點兒看不出洞門以內是何模樣。畢竟讀書人的膽力不壯，不敢跨進腳去，小和尚現出輕視的神氣，說道：「怕死的人也終免不了一死，我引你進去罷。」

回手握了卜巡撫的手，彎腰向洞門裡走去。卜巡撫跟著一進洞門，只覺得涼氣襲人。腳下一步低似一步，好像是很平坦的石級，二三步外才是平地。更行數步，即見自裡射出來的燈光了，在未見燈光的時候，兩耳如在囊中，彷彿有數百種聲音，同時在遠處發作，但覺滿耳嗡嗡的，辨別不出一種聲音來，及一見燈光，種種龐雜的聲音，立時都入耳分明瞭。原來有絲竹管弦的聲音，有歌喉宛轉高唱入雲的聲音，有笑語喧嘩的聲音，有喝好鼓掌的聲音，卜巡撫暗自尋思道：「誰也想不到萬人稱贊清淨高尚的紅蓮寺地下，會有這種所在。這寺裡賊禿平日之無法無天，概可想見了。我的命若不該喪在此地，脫險後又不能為民間除了一大害，從此誓不再做官了！」才思量到這裡，小和尚一手握著他，一手撩起一條門簾，將握手一鬆，卜巡撫險些兒栽了個跟斗，立穩腳一看，竟把個官居極品的卜巡撫看得呆了！

這間房子，分明是一間地下室。然尋常地室，都是淋隘卑濕，僅能容幾人起臥而已，哪裡有這樣堂皇高大的，這房彷彿極寬大的廳堂，橫直穿心都有三四丈，四圍上下，裝飾得耀眼奪目，巨燭高燈，四澈通明，與白晝無異。上首安放了一個形似禪榻而大倍尋常的東西，一個脫得精光的老和尚頽然高臥在上面，兩個妙齡的女子，也是一絲不掛的坐在旁邊，替老和尚捶腿捏胳膊，榻前原有帳幔的，此時向兩邊懸得高高的並沒放下，幔前約有□來個粉白黛綠的女子，也有古裝的，也有時裝的，也有赤條條毫無遮掩的，在一團舞的舞，唱的唱。奏樂的坐在四角，也有□多個，盡是青年和尚，不用說衣服，連帶也不見有一條在身上。一個個涎皮涎臉的，彌縫著兩眼望了歌舞的女子。那些歌舞的女子，也故意賣弄風騷，做出種種淫蕩不堪的神態，撩撥得那些青年和尚簡直如雪師子向火，渾身骨頭關節都融了。卻又各自距離得遠遠的，不敢挨近身去。

老和尚看得高興，就高聲喊起好來，也看不出老和尚是甚麼用意。卜巡撫雖與知圓和尚見過幾次面，然這個老和尚因脫得一身精光了，又是睡在榻上，相隔有二丈遠近，竟看不明白不知是不是知圓和尚，也不敢冒昧走上前去瞧個仔細。卜巡撫見了這種邪淫的現象，心裡雖不由得忿恨到了極處，但轉念一想：這些賊禿，居然敢如此無法無天，哪裡還知道甚麼忌憚。我不去觸怒他們，猶恐他們不放出我去。惹惱了他們，就更不要望活命了。於今只要能委屈求全性命，便是千萬之幸了，卜巡撫一這們想，即做出老實可憐的樣子，低頭站著不動。

歌舞的女子一會兒停止歌舞了，奏樂的青年和尚也都停止吹彈了。老和尚忽從榻上抬起頭來，阿道：「還不曾來嗎？」歌舞的

女子見問，同時□幾雙清妙的眼光，齊射到卜巡撫身上，都伸手指了一指，向老和尚回道：「喏，早已在這裡站著，幸虧是男子漢大腳，若是教我們一動也不動的站這們久，只怕兩條腿早已痛斷了。」老和尚轟雷也似的喝了一聲道：「貴人在這裡你們也敢胡說亂道，這還了得。都給我趕緊滾到幔後面去。」□來個女子都吃吃的笑著，躲藏到帳幔後面去了。坐在榻上的兩個女子，也待下榻跑去。老和尚搖手止住道：「你們不要走，只顧好好的替我捏著捶著罷。」邊說邊抬起半邊身子來，對卜巡撫招了招手，笑道：「請過這裡來。」卜巡撫假裝老實人害怕的樣子，縮縮瑟瑟的挨近檀榻，仍低頭立著。老和尚在卜巡撫渾身上下端詳了幾眼，笑道：「果然是貴人到了，有失迎候，罪過，罪過！別來不久，貴人更見發福了。老衲真說起來慚愧，一日衰似一日，於今已是頹唐得不堪了。」

卜巡撫這時已看出老和尚是知圓了，卻仍做出發怔的模樣。兩眼一翻一翻的望著知圓說道：「老師傅莫不是認錯了人麼？我姓和，名伯和。從河南來貴省探親，才到了三日，不知為著甚麼事，少師傅在路上遇著我，就不由分說的，將我捆起扛到這裡來。我曾在甚麼地方看見過老師傅，已想不起來了，望老師傅慈悲，放我出去，免得舍親盼望。」知圓和尚已坐起身來大笑道：「這一派話用不著說了。我和你是老相識，燒成灰我還認識你，由你假裝不認識就行了麼？我這地方，不但外邊俗人不能來，就是同寺的僧人，非經我呼喚，也不敢跨進一隻腳來，你雖是官居極品，然是對於俗人才有高低上下，我們出家人佛法平等，人世的官階，與我們釋家無涉。不過你既到我這秘密地方來了，不得不謂之與我有緣，你我就此暢飲一場罷。」說時，舉眼向房角上的青年和尚說道：「傳語出去，從速開一席酒菜上來。」便見青年和尚走到門口，撩起門簾，照知圓和尚吩咐的話說了一遍。大約門外有人伺候著，青年和尚說了自還原位。

頃刻之間，酒菜就送進來了。就在大禪榻上安放一張坑幾模樣的矮腳方桌，金杯牙箸，海味山珍，羅列一桌。知圓讓卜巡撫在對面坐下，親自執壺斟了一杯酒，笑道：「我這裡的酒，是不容易飲著的，雖趕不上天宮裡的玉液瓊漿，可以延年益壽，也實在能忘憂解悶，奉勸你多飲幾杯罷。」卜巡撫此時哪裡還有閒心飲酒，只急得不知要如何才好，也不願意與知圓和尚虛謙假讓，接過酒杯就擱下，也不敢飲。知圓好像已看出他不敢飲的意思，先舉杯一口飲乾了，將杯照著，說道：「我要害你性命，豈用得著毒酒？你且乾了這杯，我有話說。我為你設想：既到了這一步，就憂愁煩悶到死，也不過是白送了性命，有甚麼用處呢？你要知道人生壽命有限，苦多樂少，我們活在世上，若不自己尋些快樂，簡直從出娘胎以至老死，沒一時一刻不是苦惱。我明白你此時的心事，總以為我難免不傷害你的性命，所以急得要想逃生的方法。老實對你說一句，你若是一個平常與我不相識的人，到了我這地方，窺破了我的行徑，便插翅也休想能逃的出去。因為我不將他殺死，不能滅他的口，使他不能去向外人亂說。你的官階大小，雖與我佛門無涉，但是你曾慇懃迎接我到衙門裡講經，又曾來這寺裡拈過香，畢竟比較尋常人多一些兒情分，我決不取你的性命就是了。」卜巡撫料知不能再瞞混過去了，只得放開了膽量，說道：「老和尚的話，固是不差。我也知道人生苦多樂少，為人須及時行樂。不過像老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受王法拘束，沒有國家責任，可以一心尋樂。我是薄福的人，為何能與老和尚同日而語？」知圓緊接著說道：「你想學我的樣，不是極平常極容易的事嗎？有一句俗語道：和尚是人做成的，誰生成是和尚？我立刻給你剃度，你便立刻做成和尚了。你心裡不要擱下一個湖南巡撫的虛名，須知終歸是要擱下的。我這寺裡雖有一百多法侶，只是還不曾有可傳我衣鉢的人。你剃度後，便可傳我衣鉢，你居了我的地位，不用說一個巡撫趕不上我的尊榮快樂，就是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也不及我的自在舒徐。」卜巡撫道：「我此時的俗務糾紛塵心未退，還不是出家的機緣。望老和尚寬假些時，等我回去將一切俗務了脫，一定皈依座下，也不敢望傳老和尚衣鉢，就做一個火工道人，也是心甘情願的。」知圓笑道：「你這個想回去的念頭快點兒打消罷。非是我少了徒弟，要勉強你出家，只怪你無端要多管閒事，存心窺破人的陰私，小徒在路上行走，實不曾有干犯你的地方，你偏要緊緊跟隨不放，你那時若不是動了殺念，小徒又何至將你扛到此地來。如果到此地過來的俗人，居然能帶著性命回去，我這所在不早已變成瓦礫之場了嗎？我自從住持這紅蓮寺，對行窺破了我底蘊的人，早限定了只有兩條路給走，從來沒有絲毫通融改變。」

卜巡撫問道：「請問是那兩條路？」知圓道：「我佛以慈悲渡人為本。所以第一條路就是立刻剃度。若這人不識抬舉，不願剃度，就只有即時給他一布袋石灰，送他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想留著活口去外面胡說亂道，無論是誰也休作這夢想。」卜巡撫道：「剃度後是應遵守怎樣的清規戒律？」知圓道：「清規戒律倒不難遵守。不過我這寺裡此類剃度，與其他佛寺時的剃度不同，終年只能在地室中逍遙快樂，不許任意行動。」卜巡撫心想：這種剃度，何異活埋在這地窖裡。衙中人見我獨自出來不曾回去，勢必四處探尋，若僥倖得救出去，頂上的短髮已經剃了，此後豈但不能為官，並不能為人了。寧死也不能受這大辱。主意已定，即正色對知圓說道：「我受朝廷封疆重寄，豈可偷生忍辱？你若尚有絲毫畏法之心，趁早送我回衙，我倒可通融，不認真追究。如你執迷不肯放我，任憑你處治便了。」知圓點了點頭道：「兩條路我也任憑你走，你既以為剃度是受辱，也罷，就由你走第二條路罷。」隨即向房角上的和尚道：「取彌勒來，送他到西天去。」便有兩個青年和尚應聲而去。

只一轉眼的時間，忽見一個青年和尚面如土色的奔即來說道：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長兄才一伸手去取彌勒，就一交跌倒了。弟子只道他提不起，用力過猛閃了腰肢，彎腰去撫他，誰知他和死了一樣，鼻息都沒有了。」知圓吃驚似的跳下禪榻來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且待下回再說。